

雪落下的声音

台北的雪，和纽约的第一场雪同时落下，
是他对我的承诺吗？
从此以后，每当我看到那飘落的雪花，
仿佛就会听到最后一晚，
他在我耳边号哭的悲痛回音。

(台) 詹雅兰
北京出版社



雪落下的声音



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图书馆藏书



200788585

詹雅兰

I247.7/
263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雪落下的声音/詹雅兰著. — 北京: 北京出版社, 2001

(非常作家系列)

ISBN 7-200-04388-5

I. 雪… II. 詹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54399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1-2001-2732

非常作家系列

雪落下的声音

XUE LUOXIA DE SHENGYIN

(台) 詹雅兰 著

*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北京市瀛洲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32 开本 6.75 印张 104 000 字

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 000

ISBN 7-200-04388-5

I·683 定价: 15.00 元

自序

詹雅兰

最美的时代

有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陷落在同时撰写采访稿与小说创作的焦虑中。

终于，在最后一次的人物访问后，我开始了一个礼拜的高烧，以及至今仍未痊愈的深度咳嗽。看了四五个医生，将身边所有的人都传染殆尽后，我只能靠自己，嗅吸着一杯杯热蒸气，期望能遏止狂咳，继续我的写作。

为了替自己争取更多时间，我请了几天年假，将自己关在一座离城市不远的小镇上。那时候仍是盛夏时节，穿着小背心和平口短裤的我，扎起马尾，在几乎沉睡过去的镇上，努力敲打着小银耳——我的 NOTE BOOK。

好不容易，就只剩下最后一篇了。

对我而言，对于我的写作而言，第二时代已经出现。

虽然如此，我是绝对不会背弃第一时代的，因为那里头装载着的，是关于我这个人，无可计数的生命切片。

如同我的第一篇小说创作《楼顶上的灰姑娘》，更早之前，它以更朴拙的名字“张小翠”出现在我的生活中。

这个故事的完成时间，距离今日将近八年。它在我还不懂什么叫作“创作”，什么又是“小说”的年纪就已出现。

糊里糊涂的，我听着台上几位名家讨论着这个故事，接着莫名其妙地领奖，他们的称赞与评论，我其实听得似懂非懂。

我惟一知道的是，在我还没开发的脑袋里，就只有这么一个故事能讲。

我惟一能做的是，将十岁之前目睹的一个事件、一个被遗落在世间的女孩故事，如实地写出来。

没想到，它却成为我未来创作的基调。

如今，我在这座小镇里重新检视这本小说，编排着它的出场顺序，忍不住就要将《楼顶上的灰姑

娘》放在一个起始的位置，请它为我年少的写作轨迹，做个首次发言；然后，再将《雪落下的声音》摆放在最尾端，作为我心中的一座分水岭。

我将它们并放在同一本书中，并且承认，无论是过去，或者现在，对我来说……都是最美的时代。



作者简介

詹雅兰

1972年生，双鱼座，毕业于东吴大学中文系。

任性与体贴的综合体，霸道与说理没一定规律，
每一刻都在寻找正确的自己。

长发时会产生梦幻脑波，眼神无法聚焦；

短发时会分泌精明腺体，擅长抽丝剥茧，解决棘手问题。

喜欢用光影与温度写作故事，喜欢麻烦自己。

总认为……一点点惆怅、一些些恍惚、一丝丝心酸，

可以让情感轨迹散逸出淡淡的柠檬清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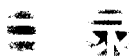
曾从事传播公司企划、杂志社采编工作。

目前为紫石作坊企划编辑。

出版作品有：《住在荒谬街7号》《遥远的婚礼》

《我们的颜色》《滑行城市》《雪落下的声音》

《不哭的时候拥抱我》等。



最美的时代 (自序) 1

楼顶上的灰姑娘 3

之后的那几天，我陪小翠等她爸爸带她回家。“我妈妈会帮我买一件漂亮的洋装。”她每天幻想着回去后的日子。渐渐地，她的话说得一天比一天少，直到沉默。

安琪的平面图 16

起风了。安琪若有所感地转着头，视线扫过每一个角落。一阵密密窸窣的摩擦声，从四面汇聚而来，她又看了男人一眼，发现他的脸上有着一抹安琪无法了解的奇异笑容。

总是在远方 30

或许是听到自己的名字，正忙着敲打键盘的她，缓缓地探出头看我一眼，眼神里还透露着一丝茫然。

夏季风暴 4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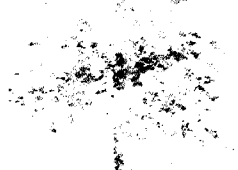
“当他们知道自己将在山林里逐渐死去，那时的他们在想什么？”齐萍提出问题，却不敢深想。慕尼黑？在仅存的最后一丝意识，他想到了什么。

九月里的希腊微光 67

“这是一种可以用来占卜的咖啡，可以看出你们两个人的爱情运势哟！”热心的中年妇人将咖啡渣倒在桌面上，仔细地看其中所包含的玄机。

早餐 80

每天早上，我依然变换着不同的早餐，只是，他不再出现。刚开始的时候还不太习惯，偶尔不自觉地买了两人份，那时，就会想起那将近一个月的奇特早晨。





黑色愿望 89

“我梦见一大片、一大片的黑色，我努力地看，就是看不出那是什么东西。”仙仙又想打开她的话匣子了。“梦如果是黑白的，就没有任何的意义，也不会实现。”雨潘想起了姊姊的理论，回应仙仙。

配备情人 100

自始至终，信宾只是把她当做一个私人配备，像是装饰品一般，从气质到涵养，从外形到行为举止，他总是时时挑剔着。

窃贼丈夫，警察情人 108

他用自己的方式浪漫着，在没有工作的日子里，他可以一整天都沉浸在成堆的旅游杂志里……他总是豪情万丈地说：“总有一天，我要去那里。”

味觉遗失 129

她看着他，忽然升起一股荒谬感。同样失去爱情，一个同时失去了味觉，另一个却重新获得视觉……凉红感到不可思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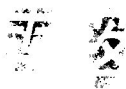
回家的银项链 145

我叫依达，住在台北市XX街22号3楼，家里电话（02）3736666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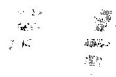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我迷路了，请和我妈妈联络……

雪落下的声音 163

就在那一瞬间，童稚的哥哥、恋爱的哥哥、婚礼上的哥哥、忧伤的哥哥……我竟然见证了他每一时期的模样。现在的我就要搭上飞往纽约的班机，当我降落时，迎接我的一定是场大雪吧……



10



我真的看到小翠的妈妈一直打小翠的手腕耶！
还有处处都是伤口的腿，
于是我跑上前去用身体挡住小翠……
可是，我竟然被打了。

——《楼顶上的灰姑娘》



楼顶上的灰姑娘

之后的那几天，我陪小翠等她爸爸带她回家。

“我妈妈会帮我买一件漂亮的洋装。”

她每天幻想着回去后的日子。

渐渐地，她的话说得一天比一天少，直到沉默。

“我想，他们不会来了。”

她露出暴暴的牙笑着，

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她提起亲生父母。

我家搬到这栋四层楼公寓让好多人羡慕，这里并不是高级住宅，但是比起旧家，真的高级很多，妈妈说以前住的违建死过一个人，可是他没有亲人，所以鼻子、耳朵就被老鼠一个个地咬走，最后连全身都没了。

虽然如此，我仍然喜欢旧家，因为那里有许多小朋友，而且，我最喜欢在天还是暗暗蓝蓝的早上，趴在阁楼的窗口等米浆伯伯。所以，当爸爸叫我抱土地公上计程车时，我就下定决心要记着回来的路。



新房子好大，我们从旧家搬来的桌椅和床并没有让它变得比较拥挤。

妈妈在厨房忙进忙出，一边又催着我去买米酒。

楼梯很阴暗，从搬来到现在，没有看过一个邻居。

我一手拿着钱，一手拉着裙摆，想像自己是踩着红毯下旋转梯的公主。

刺眼的光线从大红门外射进来，吓了我一跳，已经到一楼了，我赶快停止优雅的动作，怕被别人看见。

这时却走进来一个女孩子，她背着光，看起来好黑，而且有些驼背。

我拉着裙子没有动，直直地看着她，等到她走近了，我才发觉她也盯着我和我的洋装。

她从旁边走过，我不敢回头。

“假仙。”这句话从我身后响起。

她叫小翠。才一天的时间我就打听出她住在四楼，还知道她是养女，而且知道，她讨厌我。

接下来，我花了好多时间蹲在门口，因为这是从四楼到一楼的必经之路，是我认识她的惟一方法。

她似乎要做很多的事情，一整天上上下下的好几次，而且总是穿着一条灰色裤子，再露出一小截细细的脚。

“时间的力量很大，可以冲淡一件事，也可以建立一件事。”日历上的格言都是这么写着，于是我们认识了。

可是，她说我们不是朋友，因为她是养女，养女是没有朋友的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怪道理，反正我们已经是朋友了。

小翠是启智班的学生，我也是后来才发现。那一天，我问小翠是几年几班，她一直抓背，一直笑：

“最后一班啦！”

故事中的养女都是聪明又漂亮，从来没有想过会有启智班的灰姑娘，我开始有一点茫然。

“我们班长每次都骂我笨。”

“你可不可以帮我画一张漫画？”

“他每次都以为他画得最好。”

这是小翠第一次求我帮她，我觉得可以伸张正义是快乐的事，于是画了三张让她挑，而且还指导她怎么“现”给人家看。小翠张大了眼睛，重复我教的台词，有时候还问我可不可以加上她自创的

话，白色的泡沫在她嘴角一进一出，我觉得她快疯了。

“上次，我妹妹从床上跌下来，我爸爸就把我抓起来摔，桌脚都被我撞断了耶！”小翠坐在顶楼的水塔上，晃着脚，看着张大嘴巴的我。

每隔一段时间，她就会告诉我一些秘密。

“你看，我妈妈每次都会打我受伤的地方。”小翠拉起了袖子，让我看那已经肿起来的手腕。

我觉得做人要有正义感，所以决定每天都到四楼陪她，相信这样一定可以救她，我怎么也想不到，她妈妈竟然连我都打。

那一天，小翠的头发被口香糖黏住了，越扯越糟，最后染成了一大团。她好着急，都快哭出来了。

我实在不懂，这种事有什么值得担心的，上次我吃口香糖睡着了也是这样，妈妈就把我剪成男生头，难看一点而已。

我叫小翠也去找她妈妈，可是她不敢，我只好帮她想办法了。妈妈拿了一瓶东西给我，还交代我不要爱管闲事，要小翠的妈妈自己处理。

等到我跑上楼，小翠的妈妈早已经在“自己处理”了。

我真的看到小翠的妈妈一直打小翠的手腕耶！还有处处是伤口的腿，于是我跑上前去用身体挡住小翠，她妈妈打高的地方，我就用手挡；打低的地方，就用脚挡。我以为她不敢打别人的小孩，可是，我竟然被打了。

我觉得这是报仇，因为上次小翠的妈妈在楼上晒衣服时，我骂她没良心。

小翠的妈妈放下打人的衣架，用力地拿走我带来的药水，抓起小翠的头发，一路拖到浴室。浴室里，她先把小翠整个头压进浴缸，小翠的手一直拍打着水，再拉上时上半身都湿了。接着，又打开药水往小翠头上淋下去，当场用掉了半瓶，我吓得一直叫：

“不是这样洗！”

小翠的妈妈瞪了我一眼：“你懂，那你来洗。”说完就丢下瓶子走出浴室。

从头发流下来的水到了脸上，好像很多很多的血管，小翠的背看起来更弯了。她用原来就很明显的暴牙咬着下嘴唇，眼睛看着地下的瓷砖，动也不动。

“你帮我洗好不好。”她的声音像蚊子一样。

我点点头。

从那次以后，我开始认为我是小翠的救命恩人，我想，她一定会把我当做最好的朋友。

顶楼是我们最宽阔的天地，我自己偷偷用木板和破布建造了一个小基地，平常这个地方看起来没什么作用，一旦下雨或台风来时，这里就是我们享受安全、观望危险的好地方。

我常找小翠当我的家人，可是她好像只有第一次看到房子时，才特别兴奋。

“这是我们的房子吗？”小翠很努力地用嘴唇包住笑得快绷开的牙齿，她不停地摸着奶粉罐打洞所做成的炉子。

“我可以帮你洗碗。”她很热心。

“你去买菜吧！”我到哪里去找碗让她洗？这是惟一可以让她做的事。

小翠赶紧穿上拖鞋，啪嗒啪嗒地跑到墙角摘野草。

这种情况只有两三次，之后她便失去了兴趣，而后的每一次，我都要到四楼死拖活拖地，直到最后一次，她生气了，把我的手用力甩开。

“我不想去嘛！”小翠用好大的力气吼我。

这一次，我也生气了，她怎么可以对我凶。

“啪！”我打了小翠一巴掌。她的脸涨起好奇怪